

警队里的“特殊神探”

□本报记者 徐冬 闫军 王永明 摄影报道



暖阳下，张帝温柔地梳理着“巴山”的毛发。



打扫圈舍



开饭了



训练坐卧立

搜索隐藏毒品、排查可疑爆炸物、锁定犯罪嫌疑人……记者最近走进万源市梨树乡警犬训练基地，零距离接触这些警队里的“特殊神探”，一条高大的德国牧羊犬迎面跑了过来……

“坐”！一句响亮的口令从远处传来，这条威猛的牧羊犬乖乖地坐在了地上，原来是基地带犬民警张帝发出的口令。“你不要怕，‘巴山’性情温顺，虽然个头不小，但不会咬人。”张帝笑道。

基地并不大，正面一排楼房为民警的办公室，西侧有2间标准犬舍。院子中央几十平方米的空地上放置有板墙、人字梯、独木桥、涵洞等障碍物，为警犬训练时所用。

“基地是2013年10月组建的，是达州市唯一一家警犬训练基地。”据张帝介绍，基地组建以来，省公安厅先后配发了两条警犬，“一条是纯种德国牧羊犬‘巴山’，由我训练；另一条是纯种英国猎犬‘小歪’，由李伟警官负责训练。”“‘巴山’今年1岁半，‘小歪’2岁，相当于人类青少年时期。”据李伟介绍，1至3岁是警犬的最佳训练期。

“看，它们都享受‘一房一厅’的待遇。”两条警犬住的都是“单间”。犬舍四周围以铁栏，每间面积大约8平方米，分为里外间，里间是封闭的“居室”，供犬只休息；外间是露天的“阳光大厅”，是犬只活动的空间。

“喂养警犬的主要饲料是特制的犬粮，此外还要喂牛肉、鸡肉和煮熟的鸡蛋等食物。”据张帝介绍，一条警犬一天喂养两次，大概要吃掉1斤犬粮、1斤肉和1个鸡蛋，“不能喂太多，警犬必须保持矫健的体格。”

“建立依恋性，是训练警犬的第一步。”据张帝讲，狗依恋性的建立，是从喂食时呼名开始的，“给幼犬取名，让其熟悉自己的名字，喂食时，先叫其名，再拍拍其头部，说‘好’以示奖励，然后再给其食物。进食时，再叫其名字并说

‘好’，训练一周左右，犬就知道自己的名字了。”

“训练一条警犬大约需要1年时间。训练中，坐、卧、立、躺、滚、进、退、匍匐等动作都属于基本功，攻击、巡逻、警戒、越障碍、解救人质、搜毒、搜爆等专项科目，也都是一条专业警犬必须具备的技能。”

在所有的培训科目中，最难也最危险的科目恐怕要属“扑咬”了。在基地训练场上，记者观看了“巴山”的扑咬训练。伪装成犯罪嫌疑人的李伟戴着护具在几十米外一站，随时准备冲上去的“巴山”已发出凶猛的吠叫。“袭！”随着张帝一声令下，“巴山”箭一样“射”了出去，腾空而起扑向“嫌疑人”，死死咬住对方的袖套，无论对方如何反抗就是不撒嘴。听到张帝喊出“放”的口令后，“巴山”才松了口气到一边。

“‘扑咬’训练的危险性特别大，因为有时我们很难预测它会咬向哪里，甚至出现过警犬的牙齿穿透护具的情况。”李伟指着手臂上的伤痕印记告诉记者。

带犬民警的辛勤和汗水没有白付。2013年10月21日凌晨4时许，万源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110指令：万源市太平镇穗丰大酒店内发生一起命案，要求火速出警。接警后，万源刑侦大队刑侦民警迅速赶往案发现场。到达现场后，受害人已经死亡，刑侦人员迅速对现场进行勘查，发现房间过道内遗留有犯罪嫌疑人血迹，具备嗅源条件。指挥员迅速指派张帝携带“巴山”进行搜索，最终在宾馆内将犯罪嫌疑人找出并抓获。

“5个月大的时候，它就跟着我训练，感情太深了，我一直把它看做自己的‘女儿’。”暖阳下，张帝温柔地梳理着“巴山”的毛发，而此时，“巴山”也撒起了娇，不停地用舌头舔着张帝的面颊。



扑咬训练开始，“巴山”箭一样扑向伪装成犯罪嫌疑人的李伟



过独木桥



跑快些



人字梯障碍训练

一个人，一个邮包，一段邮政传奇——

40 多年，他孤独行走近 30 万公里

说起邮递员叶多全，万源市大竹镇的人无不竖起大拇指。今年2月，平凡的叶多全荣获“达州市最美追梦人”光荣称号。

这份荣誉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感人的故事？

□本报记者 宋乾玉

默默行走的场景
成村民心中最温暖的画面

一个人，叶多全背着一个大大的邮包，在绵延上百公里的大竹河山道上默默行走的场景，成为了当地村民

心中最温暖的画面。

叶多全1955年出生在大竹河，8岁时父亲去世，留下他和患有严重哮喘的母亲，家里经济日益窘迫。叶多全勉强念了3年小学，就再也没钱上学了。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懂事的叶多全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到处帮人打小工、背煤炭，用稚嫩的双肩挑起了养家的重担。

1972年，17岁的叶多全在街道办的极力推荐下，成为了大竹河邮政支局的一名邮递员，从此开始了他40多年的邮递生涯。

大竹镇地处大巴山腹地地带，场镇呈“三山夹一槽”之貌和“两街带一堡”之状。境内海拔416—1860米，辖5个乡、18个村，幅员面积117平方公里。大部分居民都分散居住在大山中，许多地方山路崎岖，这里曾有一首流行甚广的民谣：大竹河大竹河，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，老死的人少，摔死的人多……

2000年以前，叶多全的工作还是包片的，也就是整个大竹河片区的报

纸、杂志、信件都由他负责投送。当时，大竹河的许多村组不通公路，他必须从镇上领取邮包后，再徒步送到各村各户。

从镇上经庙坡乡到紫溪乡和白果乡到庙子乡再到钟亭乡，往返里程300多公里，每年有320多天他都奔走在一条茫茫的邮路上。

为了把一份报纸、一本本杂志和一封封信件及时送到村民手里，叶多全忍受着孤独和寂寞，一路劳碌奔波却从没有叫过一次苦，喊过一声累。“街道办对我这么信任，我一定要吃得苦，把邮件送好，不能丢脸。”他动情地说。

正是凭着一颗热心，凭着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放弃的心态，40多年来，叶多全在山谷河滩上跋涉近30万公里，平均每年投递报纸7000多份、杂志600多份、函件1200多份、包裹800多件，投递准确率达100%。2011年，他被评为“邮政企业先进个人”；2014年，他被评为“达州市最美追梦人”。

现实版“活雷锋”
微薄工资资助贫困孩子

由于长期日晒雨淋，叶多全一身毛病，胃病常年伴随着他，关节炎也经常折磨他。脸色黧黑，眼窝深陷，皱纹犹如刀刻，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。看到这些，妻子蔡祖平的心在滴血。她多次劝说叶多全：“这个工作既辛苦又危险，工资又低，还不能照顾孩子，你别干了……”但叶多全想都没想就否定了妻子的话。

每每想到乡亲们看到他递过信件时满含感激的样子，他就放不下这个工作。他知道，大竹河的乡亲需要他，需要从他这里获得亲情的慰藉，需要从他这里了解更多的信息。

每次叶多全要出去送邮件，妻子就在墙角默默地目送着他，直到他走出家门。

当叶多全一个人走在大山深处，孤单寂寞袭来时，他就亮开嗓子纵情高唱山歌：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

接触叶多全的人常说他是现实版的“活雷锋”，有一种“奉献情结”。他现在每月才900多元工资，以前则更低。可是，他却从这仅有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帮助了许多孩子，供他们上学。他说：“知识可以改变命运。要是自己有机会读书，文化高一些，肯定会生活得更好。”正是这个原因，几十年来，他对贫困学子的帮助一直没有停止过，但他却不愿让那些接受过他帮助的孩子知道自己是誰。

弹指一挥间，不知不觉意气风发的叶多全已经58岁，白霜悄然染满他的发际。

2000年以后，各乡开始陆续派人到镇上邮局来领取包裹和信函，叶多全现在负责给他们分发，同时负责大竹河场镇邮件的投递工作。比起原来，工作轻松了许多。

2014年正月初九登高那天，叶多全和来自其他行业的12位“最美追梦人”一起，登上了达州王家山凤凰楼。当被问到新年的愿望时，不善言辞的叶多全说：退休前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分好每一件包裹，送好每一份快递。

